

我相信,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上,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去西藏工作,而且一待就是十五年,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人生历程。

1966年3月2日晚上,我突然接到上级组织一位同志打来的电话,通知我第二天早晨去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谈话。我问有什么事。回答“不知道”。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到达华山路海格大楼,当我走进干部一处办公室刚刚落座,处长同志就直截了当对我说:老任同志,组织决定调你去西藏日报社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尽管我毫无思想准备,但党章规定“个人服从组织”这个原则是清楚的。因此,我当即回答:服从组织决定。但是我请求组织给我五至七天时间回山东老家看望生病的母亲。处长同志回答:我仍无法答应你的请求,因为一周之后你就要动身进藏。至于你要求回老家探亲的事,我们会通知你爱人所在单位,让她代你回老家探望。就这样,我开始了西域高原的生涯。

我进藏的第一站是西安。3月10日晚上10时我准时到达上海火车站,车票是组织部买的。让我未曾想到的是,组织部来送行的同志向我介绍了两位和我同行的同志:一位是上海青年报社的高钟灿,另一位是浙江日报社的杨炳。我们三人同在一个卧铺车厢。初次见面,谁也不想睡觉,一直聊天。从闲聊中我知道了老高同志1946年就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书,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解放后从上海青年报创刊开始就担任编辑,后担任编辑组长;老杨同志是宁波人,曾参加过四明山根据地的斗争,解放后先是担任省政府领导同志的秘书,后来转到浙江日报社,曾任驻嘉兴记者站站长。由此看来,我们三人中老高、老杨都是新闻专业人才,只有我是个“半调子”货色。

3月12日清晨,火车到达西安,我们顺利地住进了西藏驻陕办事处招待所。三人都没来过西安,一放下行李就去逛西安大街,中午在一家饭馆吃了羊肉泡馍,下午才回招待所。专程从拉萨来接进藏

干部的西藏日报社党委副书记王民同志已在我们住的房间内等候,他介绍说:“你们这批进藏的干部共有七位,都去西藏日报社工作,这是中组部、中宣部按照西藏区党委报告请求决定的。除你们三位外,三天内河北日报社时事部主任韩永、内蒙古日报社

## 进藏路上

任荣魁

驻包头记者站站站长王志斌、山西日报社驻晋中记者站站站长闫振华和山东大众日报社农村部主任所梦九将陆续到达西安。我陪你们七位同志一起进藏。”

3月17日,我们一行八人踏上进藏的第二站:柳园。大家只知道柳园在甘肃省境内,至于在那个方位和当地情况,谁也说不清楚。同行中有人找来一本全国各省地图,大家一起翻看,发现地图上标注名称叫“红柳园”。于是,我想既然叫“红柳园”,那一定是个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的美丽的地方。3月19日上午在柳园火车站下车一看,顿时大家傻了眼:除火车站有几间陈旧的房子和进藏物资运输站的二排房子外,方圆几十里内没有一户人家,这里不仅没有“红柳园”,连一棵像样的树也没有。怎么这样荒凉呢?我们住进运输站后,知道了答案:当地根本没有水源,进藏出藏人员饮用的水都是从80公里外用汽车运过来的。

在柳园运输站,我们遇到西藏歌舞团三女一男四位同志,男同志名叫廖若如,是著名歌唱家。他们于三天前到达这里,和我们一样在等待乘拉萨开来的客车返回西藏。

进藏第三站:奔赴拉萨。

入,相邀联袂补天工。

牛角生钩春月中。古寺香烟闻道

杨柳风。太白门庭桃李,马融

绛帐凝睡。海棠友咏秋分里,

乍临如仰广寒宫,独步攀缘

步韵 朱英磊

萨。我们一行在柳园住了六天,3月25日上午,从拉萨开来一辆大客车,当天下午就要返回。大家急忙收拾行李,午后登上客车。客车整洁,座椅舒适,每个座位上都有供氧器具,里面却没有氧气。司机师傅看上去三十多岁模样,身强力壮,开车技术非常熟练。他爱讲话,若一旦开口,就说一不二,谁也不敢不听。车到敦煌,他发话了:大家下车,早点休息,晨晨6时准点发车。原来有同志建议顺便去敦煌石窟参观,一看这种架式,谁也不敢响了。

3月26日上午9时,客车到达青海省格尔木,司机同志又下达“命令”:下车吃早饭,饭后继续前行。令人想不到的是,客车开出不到10公里,后面一辆吉普车追来,命令司机把客车开回格尔木,因为车上大多数同志是第一次进藏,必须在格尔木进行体检。所谓体检,就是医生给每个人量量血压,听听心率,不到一小时就完事。当年格尔木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海拔二千多米。这里是青藏公路的起点站。我们在格尔木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客车又上路了。按规定,从格尔木至拉萨需经6夜7天时间,但我们这趟客车司机执意要在4夜5天内到达。客车在青藏公路上高速行驶,我们在车上东倒西歪,迷迷糊糊瞌睡,只有河北来的韩永同志开始高山反应,两手捧着脸盆不停呕吐。当客车开上海拔四千八百米的昆仑山口时,司机让大家下车方便,我顺手捡了两块石头,准备日后带回上海留作纪念。这一天(3月27日)我们在海拔四千多米的沱沱河运输站住下来。说来奇怪,大家在客车上只感到浑身乏力,住下来后却感到头晕目眩,心

跳加速,胸闷难忍。王民同志告诉大家:这就是高原反应。进藏旅途中最难熬的是3月28日,这一天客车先要越过“五道梁”。西藏有民谣:“到了五道梁,一个人去食堂吃饭,全部抓紧时间到房间睡觉。房间里是通铺,翻来覆去睡不着,吃过安眠药后还是不能入睡。半夜三更,来自内蒙古的胖子老王突然大哭大叫:同志们啊!你们去吧,我是不去了!大家一起劝他别哭、别叫,否则高原反应更加剧烈。

越过唐古拉山后,客车进入西藏境内。经过在安多、当雄两地住宿后,3月31日下午客车开进阳光之城拉萨,直接把我们一行八人送到西藏日报社大院。此时,司机脸上露出笑容说:你们到家了,我这个月的奖金不会“泡汤”了。大家一听,哈哈大笑起来……

(本文作者为新民晚报前副总编辑,于6月4日因病去世。这是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



庭院佳趣 (中国画) 陈世中

跳加速,胸闷难忍。王民同志告诉大家:这就是高原反应。进藏旅途中最难熬的是3月28日,这一天客车先要越过“五道梁”。西藏有民谣:“到了五道梁,一个人去食堂吃饭,全部抓紧时间到房间睡觉。房间里是通铺,翻来覆去睡不着,吃过安眠药后还是不能入睡。半夜三更,来自内蒙古的胖子老王突然大哭大叫:同志们啊!你们去吧,我是不去了!大家一起劝他别哭、别叫,否则高原反应更加剧烈。

越过唐古拉山后,客车进入西藏境内。经过在安多、当雄两地住宿后,3月31日下午客车开进阳光之城拉萨,直接把我们一行八人送到西藏日报社大院。此时,司机脸上露出笑容说:你们到家了,我这个月的奖金不会“泡汤”了。大家一听,哈哈大笑起来……

(本文作者为新民晚报前副总编辑,于6月4日因病去世。这是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

地邻鄯邑鲁王宫,一曲阳春

威海风。继绝存亡流细脉,分桃

钻李望重瞳。探花郎老杏园里,

策马奴随昌谷中。名姓难求刻青

史,但从青史效天工。

步韵 陈思和

## 西瓜诗

一叶

西瓜早在汉代时就传入我国,东汉刘桢有诗赞曰:“杨晖发藻,九彩杂糅,蓝皮蜜里,素肥丹瓢。”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西瓜的神韵。文天祥的《西瓜吟》:“拔出金佩刀,碾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寥寥数笔,言简意赅,把西瓜的形、色、味及切西瓜的动作、啖瓜的情景描绘得惟妙惟肖,堪称妙极。“恨无纤手削驼峰,醉嚼寒瓜一百筒。缕缕花实沾唾碧,痕痕丹血掐肤红。香浮笑语牙生水,凉衣襟骨有风。”这是元代诗人方夔的《食西瓜》,在诗中当时的佳人俏们尽情食西瓜的欢乐情景尽收我们眼底。明代的李东阳对西瓜是这样称赞的:“香浮碧水清洗透,片逐鸾刀巧更斜。”诗人用简洁的语言形象地勾勒西瓜的外形,而且把西瓜的美味、特性也写得生动传神。

清代诗人陈维崧有一首《洞仙歌·西瓜》:“嫩瓢凉飏,正红冰凝结、绀唾霞膏斗芳洁”,堪称咏西瓜诗词中的精品,读来简直使人馋涎欲滴。

“采得青门绿玉房,巧将猩血沁中央。结成曦日三危露,泻出流霞九酿浆。溪水洗花新染色,山翁练药旧传方。宾筵满把瑛盘飨,雪藕调冰信有光。”这是明代瞿佑的《红瓢瓜》,更使人产生不啻西瓜不罢休之感。

姹紫嫣红最初是用来形容鲜花之美丽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牡丹亭·惊梦》将这句词唱了好几个朝代,至今犹在耳畔。

秦牧的《花城》同样未能忘怀,他笔下另外写到的“花团锦簇,姹紫嫣红,摆满了花架”,屈指算来,亦有半个世纪的光阴了。

而如今,太平盛世,花事变得越来越来多。樱花节、桃花节、荷花节、兰花展……如今的人们早已成为赏花的常客,对各种花卉的品相和习性娴熟于心,叙来如数家珍。

不过总有最爱的。赵荣发

比如我,固然也爱玫瑰、牡丹、芍药,但最钟情的,当属水仙,还有白兰花。

我钟爱凌波仙子,因为它不仅清纯、淡雅,而且极易养活。一盆清水中不需添加任何养料,水仙便可慢慢地萌芽开花,散发出无语的清香,幽幽的,沁人心脾。它最大的需要只是调换盆中之水,但也只是清水而已。当然,还需要阳光,而阳光又是最慷慨大度的。

水仙的可爱之处还在于生长在冬日里。“岁寒三友”中没有水仙,是文人墨客极大的疏忽,我以为。水仙却毫不计较,依然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花期定在百花凋零的日子里。在那些漫长的寒夜里,不管窗外冷月如钩还是漫天飞雪,它总是默默地置身在窗台、书桌或橱柜上,与它的主人形影相伴,互为知己,这是怎样的一种温馨。

喜欢白兰花,除了它既像水仙一样清纯淡雅外,还让人多了一层容易怀旧的情愫。

小时候曾住在上海市区的一条弄堂里。初夏的弄堂口和周边的街头,经常有卖白兰花的。二三朵一束,用细细的铅丝穿扎起来,然后轻轻地放在用纱布铺就的竹篮里,插上些许清水几分潮气,很是简洁雅致。

卖花的都为女人,有扎着辫子的小姑娘,也有穿着蓝底白花半短袖衣褂的中年女子和戴着头巾的老妪,她们提着竹篮,或者蹲着,把篮子放在脚跟前,轻声叫卖:“栀子花,白兰花,两分洋钿买一朵——”

多少年过去了,许多的弄堂风情随风飘逝,但这样的一幅“卖花图”居然犹在,真是难得。我现在住的城区里,夏夜的繁华地段,偶尔还能看到卖白兰花的。一样的竹篮,一样的纱布,只是几乎不再叫卖。

花的诱惑力并不因此削弱。买花的大多是佳丽,买了之后或随手挂在衣襟上,或插在发髻际,喜不自禁。也有独自路过的先生停下脚步,只是,他们挑上一束后就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匆匆离去。

想来,这些先生的爱人,必定是个幸福的宠儿!我极少写诗,但一回看到这情景,也突发感慨,写了这样一首所谓的诗:

“躺在旧情调编织的竹篮里, 纱布润湿了夏夜的清凉, 薄薄的, 象牙白的骨朵调匀了十二分的婀娜。挑一束挂任窈窕的衣襟上, 你双眸里便闪现出两朵并连的浮影。而我则把欣喜藏匿在心底——今夜, 我将拥衾一夜的暗香。”

花事长在, 谨将这首拙诗赠予身边每对有情人, 捎上我衷心的祝福。



音乐起处,带着冷峻而苍凉的意见,小提琴优美的音色反衬出一种悲凉寂寞的情绪。这种情绪或紧或慢,或轻或重地贯穿在整部作品之中,让一种忧郁而悲伤的情绪笼罩和左右着音乐的发展走向。

动情处,我闻犹外。

一些简短的喜悦华彩,也像是强说的几分欢娱终究掩不住天生的冷漠。

作曲家天性中的北方性格让他的提琴协奏曲像是一座冰封多年的雪山,等待着被阳光融化后释放它的悲凉和伤感。

“冷香飞上诗句”出自姜夔“念奴娇·闹红一舸”。

## 冷香飞上诗句

——听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 蔡西民

那年我工作轮转到了产房,尽管主任们天天扯破嗓子谆谆教导大家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降低剖宫产率,但剖宫产率就是那样顽强地居高不下。产妇们的口头禅就是:“我就生这一个,不想受罪了,医生,给我剖了吧!”

夜班接班,听说有个日籍华人强烈要求自然分娩,自然大家就觉得新鲜。日本丈夫操着生硬的中文说:“我跟我太太商量好了,要生6个孩子,千万不要剖宫产,拜托了。”

常规检查,产妇身高只有1.50米,胎儿体重估计超过7斤半。还好,骨盆各径线均在正常范围。我看了看敦厚健实、产科工作期间常常用它来教育学生,劝导产妇,真的少做了很多的剖宫产。

然年轻、但经验老到的助产士小毛一直不动声色地看护着守候着,不时与家属沟通着,产妇有时皱着眉、忍着痛做着翻译。时间无声无息地流淌着,产程波澜不惊,进展基本顺利,一切那么自然。

分娩了!称一下婴儿体重,我和小毛吓了一跳:4050克!巨大儿!

一切处理结束,看着脸上挂着灿烂笑容的产妇和手舞足蹈、唧里哇啦的丈夫,一向少言寡语的小毛少有的兴奋:坚持就是胜利!坚强的意念、冷静的医患配合是胜利的法宝!

这是顽强的切盼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的例子,我后来在产科工作期间常常用它来教育

几年后在妇科化疗病房,又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受了这种切盼的力量。

这是一位晚期卵巢癌的患者,最后一次入院时已全身转移,生命体征也不稳定。她的孝顺女儿说:“妈妈一直很坚强,经历了两次大手术,十多次化疗。她说要等我结婚了,她才能安心地走。我上周办了婚礼,她很开心。这次坚持要来院住院,说是因为她多次住院手术和化疗,这里的医生和护士让她非常钦佩和感念,一定要在这里跟你们做最后的告别。”

我那天刚好要去北京开

会,行李都已放到车上了,走到科室门口遇上她们的。听她女儿这一番话,我心里五味杂陈,强作镇定安慰她:“你这么孝顺的女儿,又这么坚强,医生护士一定会尽力,你一定会好起来。我出差两天,相信到我回来的时候,你就好了。”我也知道,这纯粹是骗小孩子的谎话,按她的病情,她随时都会离开人世。她明白了我的话,非常吃力却又非常坚定地对我说:“你放心,我就是来跟您告别的,我会等您回来。”说完这些话,她的嘴非常艰难地微笑着(我后来经常回忆起她的这个表情,不知道怎么描述,权且这么说吧),看得出来,她很痛苦,但很执著。

我开了两天会,一直心神

不宁,提前一天从北京赶回,到虹桥机场已近晚上11点,急急匆匆乘车直奔医院,冲进病房。她的家人在陪她,可她的眼神极其黯淡。看见我进了病房,她嘴又是那样非常艰难地微笑着,但已经说不出话。

凌晨1点,她安然离去。可她那流露在嘴角的艰难微笑却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

我常常想,无论是那位产妇,还是这位卵巢癌病人,她们的医疗过程并不特殊,我为什么一直记着她们?是她们那一份切盼、一份执著,一直在感动着我,让我时刻牢记着我的责任——医者的责任。

微创,不

只是奇迹。请

看明日日本栏的

介绍。

生生不息红房子

## 十日谈